

卷九下

盜跖

說劍
廿九

十

莊子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九

盜跖書尾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

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
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辨將奈之何哉且
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辨
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
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
盜跖々々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
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
敬再拜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
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那爲我
告之尔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

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
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尔反其本妄作
孝悌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
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舖之膳孔子復通曰
丘得幸於季願望寢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
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々々大怒兩
展其足案劍瞑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
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
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
此上德也智維天地能辨詣物此中德也勇悍果

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
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
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
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
兵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
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
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
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
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常民之謂耳今
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

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
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
以利而以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
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
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
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
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
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
民神農之世卧則居之起則于之民知其母不知其
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

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立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殖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

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究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殖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々々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考，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末主拘羸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熟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禾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

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公亡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止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

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餘病瘦喪死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止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及之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至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

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
曰跖得無逆汝意者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
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頭幾不免虎口哉
入保者閉門自守也心如涌泉言其氣方壯也
意如飄風虛驕輕颺之意也妄稱文武言妄稱
文王武王之道以自名枝木削木枝之皮以爲
冠牛脅牛皮也得幸於季言與下季得相親也
望履幕下言一見於幕下而望其履也此再通
謁之辭知維天地知可以包羅天地天地不能
出其知之外也能辨諸物才能可以辨名諸物

也謂其無不知也其卒之也要其終也禹偏枯
言其胼胝也孰論之詳論之也磔犬流豕言其
身之自殺如殺犬豕也操瓢而乞有求於人也
離麗也泥著於名也故曰離名不念本不知本
真之性彼之即汲之也執轡三失言轡屢落也
車馬有行色言其似有所往而方歸也微無也
得無往見跖乎若前乎者若我前日之所言也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
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
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

不為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
六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
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
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
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
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
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
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
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

放
下
伐

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
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胃中也。不亦
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
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
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
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
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
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
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
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

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盍不爲行者言，何不修其德行也。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者，言欲求名利，惟修義爲是也。人若棄名利，則反逆其心，無以自樂，必欲求之，非行義不可。此學于祿之意也。○多信者，顯言多爲可信之言，以求榮顯。此言假信之名，以自利者。子張言以義求利，滿苟得，則曰：今之求名利者，詐而已矣。若謂棄名利而反逆其心，必欲得之，則縱吾心之所欲，以爲苟得自滿之計，猶爲天真而無矯揉。故曰：抱其天也。○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即前胙齒篇之論言行之情悖戰。

於曾中謂其行不顧言言不顧行也成者爲首
不成者爲尾即前所謂得其時者爲義之徒失
其時爲篡失此意蓋以仁義之行皆爲詐僞而
非天真也五紀五常也六位三綱而君臣父子
夫婦也子正爲名者謂汝以仁義之名求得我
則但爲利而已不假矯僞之名也爲名爲利皆
非真實道理故曰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
道無約無拘束而聽其自然也曰滿苟得曰無
約此又寓意於其名者如前篇知無爲之類○
棄其所爲者捨其所當爲而不爲謂不能存生

保性也徇其所不爲者謂爲利爲名乃其所不
當爲者也徇天理自然則無君子小人之名矣
故曰無爲小人反循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
言亦不爲君子亦不爲小人則可以徇從汝天
理之自然矣而汝也無曲無直相而視之皆自
然至極之理故曰若枉若直相而天極東西南
北各有其方而春夏秋冬屬焉消息往來皆一
氣也故曰面觀四方與時消息執圓機則無是
非故曰若是若非執而圓機信意而行獨得於
我則從容體道矣故曰獨成而意與道徘徊轉

背也背道而行自名以義以求成功則失其所
謂本真者矣故曰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
所爲而汝也趨赴於富而求殉其成功則將失
其自然之天矣故曰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
而天凡曰無者言莫如此也禁止之意也正其
言謂以忠信廉義之言爲實也必其行者謂信
必爲忠順廉義之行也服被也離麗也言必遭
其殃害也子張欲行義以求富貴因干祿之語
而借其名也滿苟得則以苟得而滿其欲爲自
然之道故設爲問答之辭意謂矯飾以求利達

設
設

不如直情之爲愈蓋矯孟子天爵人爵之說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
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
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
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
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
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
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
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
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沈權之喜

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
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推正不忘者言汝之無意於富貴豈其智不足
邪意度也度汝亦知此而力有不及邪故推正
理以遏求富貴之心而不能忘邪此人富貴之
人也言此等富貴之人皆與我同生斯世同處
此鄉豈是絕俗過世之士言其非其甚高而不
可及也其意蓋謂此亦眼前人耳我豈不知之
此人其心全無所主全失其性命之正但知趨
時以求已分之益而爲流俗所化言其所爲皆

方而爭求之亦不以爲貪此求德也求在內者
也德足而有餘則身外之物皆辭之雖辭天下
亦不爲廉此貪廉二者之實非以爲入也非務
外也而皆反求諸天理之法度而監之故曰反
監之度以財戲人鼓舞天下也慮其反反身而
慮之也雍黎民於變時雍也不以羨害生者言
其無爲而爲不以羨名而害其身有天下而不
與也可以有之言天下之賢名可以自有而無
愧也其爲道爲德出於中心之誠非求以興名
譽也此又把堯舜與許由皆作好說

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其約養以持生則亦又
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乎爲福有餘爲害者
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
之聲口嘍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
可謂亂矣依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
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
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
馮而不舍可謂昏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
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刻請之賊
外則畏冠盜之害內周樓䟽外不敢獨行可謂畏

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其
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
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
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
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
與名譽也

此又不言貴只言富窮美者可以盡求其所好
也究勢者可以盡權勢之事也雖至人賢人亦
有不及焉言其力量之可以自用也俠人因人
秉人皆言其富可以使入也即十萬通也之意

欲之富也惡之貧也避貧而就富不待命而後能故曰不待師此出於天性之自然也天下之人雖皆以為非而我安能辭避之此設為貪者之言無足貪而不知足也故名以無足滿苟得之類也動以百姓者言智者之所為每以百姓之同得於天者為主故不敢自違於法度百姓所同得有物有則者也度即則也足而不爭德足於已而無所爭也無以為故不求為不在人而在天人力無所與故曰無以為知人力之無所與則不求矣使其在有所不足則窮極四

俗人也是非之分者言以它人為非以己為是自求其身之益也古今又近也前一時如何今一時如何覽察其時之向背以自求利也至重至尊者天理之自然也皆棄而去之獨為其所謂求富貴之事此豈長生安身養心之道也求富貴之人其身其心或安或否或悲或喜迷而不覺不能自見故曰不監於體不監於心為為者為其所為乃人為也所以為者天理也知有人為不知有天理雖為天子猶不免於損身之患害況其下者乎

無是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
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
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凶人之德以爲賢良
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
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
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
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
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
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
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
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
患至求盡性竭財畢以及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
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
爭此不亦惑乎

必持其名者言必欲求名而不求富貴之利則
徒然自苦其身雖存如大病然絕其去美味也
約養儉以自奉也久病長厄而不死即易所謂
負疾常不死也平爲福有餘爲害物莫不然財
其甚此篇文字枝葉太麤比之讓王漁父又不
及但如此一句亦好語也豈可泯沒兼也滿其

口也。猿猴之頷曰嘽。感其意者動其言也。言役其心也。遺忘其業失其所當爲也。馮氣怒其氣而不得通也。佞溺不自在也。若人行負重物而登高然取慰取足也。取竭用盡也。今諺云有勢莫盡用是也。靜居則溺言不耐閑而自沒溺於嗜慾也。體澤則馮者其身充肥悅澤則馮滿有驕漲之意也。滿者堵者言積財而高於堵所謂可堵物是也。不知避不知足趨求而未已也。馮恃也。恃此以爲誇而不能舍服膺念々不忘也。念念不忘但見惟々戚々之意滿於胸中故曰

滿心戚醜不自得如此猶求益而不止也。劫請劫取也。藏於室內者恐有劫盜故爲樓䟽周環其室運而出外恐有大盜必盛其徒旅而不敢獨行䟽窓也。樓墻上之樓也。六者曰亂曰苦曰疾曰辱曰憂曰畏是也。遺忘而不察者言皆失檢點而不自覺也。單獨也。但故事也。反復也。及其病患已成雖欲求全其生去其財但求一日復如貧居無事之初而不可得也。盡性全生也。竭去也。反願去富而就貧也。及至於此則名亦何在利亦何在繚意絕體纏縛其身也。爭

利之時徒纏縛其身心反以成此禍患其愚乎
○東坡謂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此見極
高四篇之中

盜跖尤甚而太史公莊子傳但謂作漁父盜跖
胙篋以詆譏孔子之徒略不疑其文字精粗異
同何也豈子畏之意且以其非議夫子為言不
殺及其文字乎不然則此書此篇在漢而後或
因散軼為人所竄易亦猶今列子也

莊子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莊子雜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
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
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悅王之
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
使人以千金奉莊子不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
子曰太子何以教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
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
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
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刊而死周

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也國何
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
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
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瞑目而語難王乃悅
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
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々々乃與見王々々脫
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
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
見王々々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
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

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
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
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
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之使王敦劍莊
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
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
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
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
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鈇包
以四夷裏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

敦敦

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
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
下絕地紀此劍一用臣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
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
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
以忠聖士爲鍾以豪傑士爲鈇此劍直之亦無前
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
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
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
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

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
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
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鷄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
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
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
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
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喜劍者喜劍鬪之戲也夾門擁門也以劍術之
士而客於王之門者三千餘人以幣從者言以
此爲從者之奉也猶今人言犒從也蓬頭突鬢

露其髮與鬢也垂冠不高其冠如今包巾也纓繞於項下者也曼胡麓魯也短後不檐也語難者欲闢之時以語相詰難也示以虛開以利與其進也後發而先至鷲鳥將擊必匿之勢也設戲設劍戲也敦劍者敦斷也以劍相擊也御杖御用也杖執也鋒劍首也鏑刃也鐔劍口也缺劍把也裹以四時言用之有時也制以五行順五行之理也日為德月為刑日月陰陽春夏秋冬皆順造化自然之意直之舉之察之運之上决下絕皆形容其所用廣大之意茫然自失者

聞其所言之大覺其所好之淺故自失也上法天下法地中和民意即天時地利人和也四鄉四方也牽而上斲者挽之而上也三環者不坐而行環所食之地三匝也此自愧之意也服與伏同王既不用此戲劍士皆退伏自斃於其所居之處也

篇終



1107
580
13
10